

第一章 重生的日子要笑著過

承恩侯府。

靈堂內濁氣嗆人，長明燈在白牆上映出一雙男女身影，顛鸞倒鳳，醉生夢死。

「姊夫，咱們這樣做，表姊會不會生氣？」葉蓁蓁媚眼如絲，柳腰款擺似美女蛇，說是這樣說，語氣卻毫無羞愧。

謝子鳴熱汗淋漓，百忙中抽空安撫，「人都死了，還管她做什麼？再說又不是頭一回，過幾日妳就是承恩侯夫人，是府裡正兒八經的主子，哪個吃了熊心豹子膽的敢說咱們的不是？」

葉蓁蓁面上紅暈更濃，素足不慎蹬踹到香案，烏木牌位咯咯搖晃。

她慵懶地掀開眼皮，衝著牌位上「愛妻顧氏」四字挑釁一笑，越發婉轉承歡，嬌啼不絕，也不知是叫給誰聽的。

顧慈虛無的身子跟著牌位一道晃了晃，淡淡斜他們一眼，自顧自跪坐好，雙手交疊在膝頭，目光望向木窗上雕鏤的菱花，又彷彿透過窗紗，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間。她已經死了，魂魄卻被困在這窄窄一方牌位裡，親眼目睹這兩人在她靈前白日哭啼，夜裡作樂。整整七日，她柔軟的心，生生被挫成死灰。

這便是她當初抗旨改嫁的男人？她哼笑，素手慢慢攥起拳。

雪還在下，扯絮似的沒完沒了，丫鬟婆子早早換下孝服，鑽緊房廡烤火吃酒，隔著數道圍牆，歡笑聲依舊清晰可聞，偶爾冒出兩聲歎息，也只是抱怨這鬼天氣。靈堂外的燈籠因無人看顧，昏黃光暈淡如游絲，顧慈盯著那點星火，思緒漸漸飛遠。

她嫁入承恩侯府那日也是個大雪天，赴宴道喜的賓客還沒今日上門哭喪的多。

顧家人一個沒來，他卻來了，陰沉著臉，跟小時候一樣凶神惡煞，什麼賀禮也沒帶，只拎著柄削鐵如泥的長劍，將院子裡的海棠樹劈成兩截，轉身就走。

翌日他便自請離京遠征，再沒回來。而那半截海棠樹也就此成了枯木，無論顧慈如何調養，都再沒開過花。

劍鋒是衝自己來的，她看得很清楚，可最後不知怎的就落在了樹上。而他當時的眼神比漫天風雪還冷，裡頭更夾雜著一絲她看不透的情緒。

妳沒有挑男人的眼光，將來好自為之。

彼時她還不信，只當他又在故意恐嚇自己，如今想來，只剩百感交集。

他應是此生都不願再見到自己，才會選擇離京，現在她自食惡果，他一定高興壞了吧。

外間忽然煙火大盛，顧慈一怔，這才想起今日正是他凱旋的日子。

戚北落，大鄴朝的太子，將盤踞北境數十年的北戎連根拔除，福澤百代，赫赫戰功，當世無人能望其項背。

她耳畔彷彿能聽到全城百姓夾道相迎的震耳歡呼聲，宮中為他設宴慶賀，他又生得玉樹臨風，宴席上定有不少貴女排著隊給他暗送秋波，誰又會在意今日還是她的喪期？

窗戶被風吹開，寒意鑽進骨子裡，顧慈抱膝坐成團，虛幻的身子竟也會感到冷。

忽然間，尖叫聲隨風灌耳，此起彼伏。

靈堂大門被踹開，黑影自門外砸來，在地上滾出一道血痕，一雙充血鼓脹的眼眸幽怨地在亂髮之中瞪大，赫然是葉蓁蓁身邊的大丫鬟秋菊，過去常幫他們暗中牽線的人。

「啊！」

葉蓁蓁當即嚇白臉，胡亂抓來衣裳掩住胸口，根本來不及穿好，隨即便慌忙往外跑。剛至門口，身影霍然頓住，一柄捲起的鋒刃貫穿她小腹，抽出的瞬間，柔軟的身軀如麵袋一般轟然倒地。

簷下燈籠呼哧狂搖，映照出一地血色。

戚北落逆光而立，身上還穿著鎧甲，銀光森森，更襯得他眉眼冷若冰霜，就連滿天璀璨煙火也壓不住他周身殺氣。

顧慈捂著張圓的嘴，搖頭不迭。他怎麼會過來？這個時候，他不是應該在宮宴上領賞，享受美人環繞、百官朝拜的嗎？

戚北落似有所感，抬眸望去，牌位上的字如千萬利針，赫然刺痛他雙眼，他巍峨身形猛地一晃，喉中湧起陣陣腥甜。

「孤將她好生安置在你這兒，你便是這般待她的？」

劍尖直指謝子鳴，血珠滴答落下，淅淅瀝瀝染紅一片，長明燈輕晃，映出他輕顫的手，和手背上浮起的道道青筋。

謝子鳴抖似篩糠，連滾帶爬地往後躲，「與我無關與我無關！毒是這女人下的，我本是想救顧慈來著，沒趕上，真的不關我的事啊！」

戚北落充耳不聞，一步步朝他走去，鎧甲鏗鏘作響，聲聲催命。

謝子鳴褲子泛起膻臭濕意，「你你你別過來，我好歹也是當朝一品侯爺，你若敢動我分毫，屆時遭人彈劾，失了東宮之位，有你後悔的！」

「孤此生最後悔的，便是兩年前因她而心軟，沒能一劍要了你的命！」

狂風怒嚎，裹著漆黑夜空的白雪，呼啦衝破靈堂百窗，長明燈猛烈晃蕩，哧的一聲，被血澆滅。謝子鳴倒在血泊中抽搐，嘴角吐著泛血的泡沫，宛如一尾垂死的魚，漸漸的不動了。

四周重歸寂靜，木窗苟延殘喘地吱呀輕響，煙火乍亮，撕裂屋內死寂的黑。戚北落漠然立在其中，雙目空深，形影相弔，彷彿全帝京的雪都落在他身上。

顧慈素來膽小，指甲蓋大的蟲子就能嚇得她涕泗橫流，現在親眼目睹這樣的血腥場面，她卻一點也不怕，唯有懊悔和自責梗在心頭，壓得她透不過氣，只能深深將臉埋入膝間。

長明燈重燃，氤氳一團溫暖柔光。

顧慈抬起頭，不期然撞入一雙溫柔又委屈的星眸中，眼底佈滿血絲，眼圈發青，鬢髮微亂，像是連日不眠不休快馬加鞭趕路所致。

手伸來一半，他又膽怯縮回，將血跡擦淨後，方才遲疑著撫上牌位。

「慈兒，我是不是……又嚇著妳了？賜婚的聖旨其實是我向父皇求來的，早知道妳這般討厭我，我就該早些離京，如此妳也不必為了躲我，嫁給這麼個廢物……」

粗礪的指腹順著「顧」字的筆劃輕輕摩挲，袖口傳來叮噠細響，滑出一根紅繩，繫著銀鈴，表面綠鏽斑斑。

顧慈想起來，戚北落少時生過一場大病，太醫都說他命不久矣，她和姊姊一道上護國寺為他祈福，隨手買了這條紅繩送給他，聽說能消災降福。

後來他的病果真好了，卻嫌棄手鏈是姑娘家的玩意，死也不肯戴。時過境遷，銀鈴的響聲已不再清脆，他竟然還戴著？

顧慈心中震撼，死後最難挨的七日，她都不曾掉過一滴淚，此刻淚水卻決堤般克制不住。

帝京的雪下了三日，戚北落便抱著牌位枯坐了三日。

冷傲如他，六歲成為太子，十四歲披甲上陣，十六歲被奉為戰神，萬軍壓境時，他連眉頭都不曾皺一下，如今卻在她的靈前哭得像個迷路的孩子。

顧慈心疼極了，想幫他揩淚，卻觸摸不到他的臉，只能虛虛依偎在他懷裡，想像他懷抱的溫暖。

若有來生，她真想好好擁抱他。

突然間，眼前出現一片光爛，院中那半截海棠樹竟然開花了。

蒼茫雪色間乍現一點紅，怪誕又驚豔，晨風拂過，嫣紅花瓣翩翩朝她飛來，似他溫柔撫摸她面頰，握住她的手，十指緊緊交扣。

「慈兒，我們回家。」

夏日雷鳴震天，大雨瓢潑，全帝京的雲翳彷彿都聚在定國公府上空。

玉茗軒內氣氛凝重如冰，丫鬟婆子跪了一地，個個面如菜色。

五日前，宮裡傳出風聲，說陛下有意賜封二姑娘為太子妃，個中榮耀，羨煞旁人。偏生二姑娘不稀罕，為了個承恩侯世子，竟在家鬧起絕食。前日她因餓得太過，腳底虛浮，不慎從閣樓上摔滑下來，後腦杓腫起大包，至今昏迷不醒。

「母親，太醫說、說倘若慈兒今晚再醒不來，就、就……」就讓準備吉祥板。

裴氏捏緊帕子哭泣，剩下半句話，她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。

她統共生養二女一子，最疼的就是二女兒顧慈，當真是捧在手裡怕摔，含在嘴裡怕化。這會子讓她白髮人送黑髮人，不如乾脆給她也備一副吉祥板，讓她去陪慈兒作伴。

顧老夫人肅容坐在玫瑰椅上，手纏念珠，眼眸輕合，身影宛如凝固。

「二丫頭違抗聖命，害顧家祖上蒙羞，宮裡肯派太醫來瞧，已是天大的恩澤，妳還哭什麼哭！」

裴氏顫了顫肩，更覺委屈，不敢哭出聲，只悶在帕子裡小聲抽噎。

旁人都歎顧老夫人太過冷靜，唯有向嬭嬭知道，老夫人始終掐著同一顆紫檀珠子，已經兩個多時辰沒轉過。

向嬭嬭擔心顧老夫人的身體，勸她先回去歇息。

好在這時，屏風那頭終於傳出好消息——

「醒了醒了！二姑娘醒了！」

多麼深切的痛啊，椎心刺骨，直到顧慈睜眼的時候，胸口好似還堵著口氣，鬱憤不得舒。

入目，是帳頂一團針腳繁複的海棠繡紋，在雨後天光中慵懶地舒展嫣紅花瓣，潑灑多姿。

「哎喲，我的慈寶兒，妳要是再不醒，祖母可怎麼活喲！」顧老夫人抱她入懷，越摟越緊，生怕一鬆手，她便會沒了。

裴氏拽著顧慈的手一下一下撫摸，淚如走珠，一邊直念著老天保佑。

顧慈終於從她們沒頭沒腦的話中明白過來，自己這是回到過去了？一張張熟悉的笑顏在腦海裡天旋地轉，她越發恍惚。

兩年前，她抗旨改嫁謝子鳴，祖母將她從顧家族譜中除名，從那以後，她就再沒見過任何顧家人。

原以為家人都已拋棄她，直到臨死前，她才從葉蓁蓁諷刺的話語中得知，祖母當時為保全她性命，竟搬出了丹書鐵券，還拖著病病歪歪的身子進宮，在毒辣日頭底下跪了大半日，險些去了半條命。

母親為照顧祖母，累出一身毛病，此後臥床不起；常駐北境的爹爹也因此失寵於陛下，失去兵權，定國公府門庭就此衰頹。

所有辛酸委屈一併湧上心頭，自她眼角汨汨垂落，「祖母，母親……」

顧老夫人被她的眼淚燙到，手忙腳亂幫她揩去，「慈寶兒莫哭，沒事了，都沒事了，身上哪兒還疼？祖母幫妳揉揉。」可她卻哭得比顧慈還凶。

顧慈一徑搖頭，極力將熱意逼回眼中，依戀地抱了會兒母親，又貪婪地往祖母懷裡鑽。良久，她破涕為笑，露出兩顆梨渦，「祖母和母親放心，慈兒以後再也不會做傻事了。」

雨後陽光落在她眸中，眸光乾淨輕俏如溪邊飲水的麕鹿。顧老夫人的心柔軟得不像樣，連聲念著心肝兒，把她又擁緊了些。

「妳能想通，祖母就放心了，妳是祖母心頭掉下的一塊肉，祖母害誰也不會害妳。那謝子鳴……」她冷嗤，「真本事沒有，花言巧語倒有一套，給太子殿下提鞋都不配。我的慈寶兒這般好，就算不嫁東宮，也萬萬不能便宜那個草包！」

顧慈非常真誠的用力點頭。

顧老夫人撫摸她緞子般的烏髮，心頭大石終於落了下來。

太子殿下才滿二十，就已經在沙場上拚鬥出通身戾氣，一道眼風過來，連她這個久經風浪的老人都招架不住，更何況她這嬌滴滴的孫女？可小姑娘向來乖巧，就算再不願嫁，也不至於折騰出這麼大動靜。

定是有人在背後使壞，若叫她拿住，絕不輕饒！

祖孫三人敘了會兒話，裴氏扶顧老夫人回房歇息後，又趑躅回來幫女兒換藥，這才一步三回頭地離去。

雲錦和雲繡小心翼翼伺候顧慈沐浴，換了身輕薄衣裳。

三人正閒話，門外有丫鬟報：「姑娘，葉表姑娘來了。」

顧慈目光陡然一凜。

定國公府只寄住著一位葉表姑娘，而她這兩輩子也只認識這位葉表姑娘。

像是滾滾岩漿在胸口翻湧，氣憤中竟還有那麼一絲興奮。她過去就是太過心慈，才會叫他們一個兩個都踩到她頭上，而現在……她攬鏡自照，將額前一縷不聽話的碎髮往後掖順，微微一笑，明豔得不可方物，「讓她進來。」

葉家與顧家並非姻親，葉蓁蓁之所以住在定國公府，其中還有一番緣故。

顧老夫人和葉蓁蓁的祖母原是閨中手帕交，各自出嫁後，往來漸少。

那年葉老爺捲入一起貪墨案，雖不曾抄家入獄，但門庭終歸沒落，而後不久，葉老爺和其夫人相繼病逝，葉老夫人深諳自己非壽考之人，恐閉眼後，唯一的孫女會遭虎狼親戚算計，遂尋到顧老夫人這兒，望其念在往日情分上，幫忙照料一二。顧老夫人素來佛心，立即答應，翌日便接葉蓁蓁入府，待她無異於親孫女。顧家同她互道表親，以示接納，這才有了表妹一說。

怎奈人心隔肚皮，有些個白眼狼，就是拿心去焐，也焐不熟。

「聽說二姊姊醒了，我著急趕來看望，沒打擾二姊姊休息吧？」葉蓁蓁提裙疾奔入內，面頰泛紅，額上覆了層薄汗，語氣神情俱都關切，挑不出錯。

可是當她的目光滑過顧慈踝間的青紫痕跡時，閃過一縷幾不可見的快意。

顧慈彷彿不知她來，猶自斜倚美人榻，手執一卷書冊，閒閒翻動，連眼皮都不曾抬一下。兩隻銀鐲不勝膚滑，隨玉腕動作輕輕磕碰，室內靜寂，細微悅耳的碰撞聲便顯得無比清晰。

討了個沒趣，葉蓁蓁訕訕地斂起笑意，狐疑地偷偷看去。

顧家姊妹原是對雙生女，容貌身段在帝京城中俱都拔尖。姊姊顧蘅身子骨康健，性格開朗，常在各家花宴走動；妹妹顧慈自落草起便大病小病不斷，一直嬌養在深閨，甚少出門，故而美名不及姊姊。

然真正見過這對姊妹花的人，無不認為，妹妹的姿容在姊姊之上，就連視顧慈為眼中釘的葉蓁蓁，對此也大為贊同。而她之所以選擇接近顧慈，也是因為顧慈平和怯懦的性子，比顧蘅好騙。

可眼下似乎有點不對？

「二姊姊怎的不理我，可是蓁蓁做錯什麼，惹二姊姊不高興了？」她許是在南曲班子裡混過，眼淚說來就來。

前世，顧慈就是太單純，才會數次被她的淚誑騙，這會兒她只是淡淡道：「表妹哭成這樣，不知道的還以為我真摔出個好歹，快嚥氣了。」

葉蓁蓁一噎，這話若真坐實，那她成什麼人了？她忙收起眼淚。

「二姊姊說的哪裡話，蓁蓁一心盼著二姊姊好，怎會如此詛咒二姊姊？即便真流淚，也是為二姊姊鳴不平。二姊姊是水做的骨肉，而太子殿下卻是刀槍架起來的冷鐵身子，在戰場上生啖人肉，飲人血。上回宮宴，他還無緣無故把武英侯家的世子打成重傷，害人家到現在都下不了地。蓁蓁是怕二姊姊嫁過去之後會受苦……」

她頓了頓，哽咽道：「相較之下，謝世子就謙和穩妥許多，又和二姊姊一樣，喜

詩書風雅之事，二姊姊若嫁去承恩侯府，定能與謝世子琴瑟和鳴。」

去東宮受苦？去承恩侯府享福？她還真敢說。

偏生前世的自己還真信了她的挑撥，最後只能躺在病榻上，看著她和謝子鳴以自己的名義，向母親勒索錢財，一點點吞併顧家產業，自己卻無力阻止。

顧慈啪的合上書卷，雙眸漸淬寒芒，「太子殿下年少有為，謝世子尚在秦樓楚館同妓子吟詩作對的時候，他就已披堅執銳，為國拋頭顱灑熱血，立下戰功無數。能嫁給他，是我的福氣，表妹這般詆毀殿下，仔細隔牆有耳，禍從口出。」

「不是的不是的！」葉蓁蓁大驚失色，這麼大一頂帽子扣下來，她如何吃罪得起？再想太子那刀子般的眼光，她頓時腿顫身搖，幾乎站不住。

之前她三言兩語就能哄得顧慈絕食，消極抵抗聖意，今日她就是來使最後一把勁，讓顧慈趁身子虛弱再開上一鬧，好讓顧老夫人應下與謝家的親事。

怎料顧慈好似越挫越靈光，如何也不上鉤？雖還是往常那副溫婉模樣，可半點怯懦的影子也沒，笑裡藏刀，殺人不見血。

計畫全亂，葉蓁蓁一下子慌了手腳。

雲繡在葉蓁蓁過來時就先出去端藥了，這會兒她端著漆盤入內，欲侍奉顧慈喝藥，葉蓁蓁伸手去接，雲繡不肯，還被她狠狠瞪了眼。

「二姊姊大病初癒，是蓁蓁不好，不該拿這些事來擾二姊姊清靜，就讓蓁蓁侍奉二姊姊用湯藥，當作賠罪……啊！」

指尖才摸上碗沿，葉蓁蓁就被燙脫了手，黑色藥汁傾瀉而下，削蔥般的纖指當即冒起大水泡，辣辣燒疼。她臉蛋不及顧家姊妹俏，也就這雙手能勉強與她們媲美，一直細心呵護，現在全毀了。

新裁的夏衣亦跟著遭殃，說起來，這料子還是她從顧慈手裡騙來的，卻如何也穿不出顧慈那般韻味。

雲繡哈哈大笑，朝她吐舌頭，「哼，活該！」

葉蓁蓁磨著牙，上前想要去掌雲繡的嘴，顧慈輕飄飄睨來一眼，她卻嚇得連忙後退，踩到藥渣，新繡鞋也毀了。

「表妹還是快些回去上藥，這回可千萬不要把自己救命的膏藥也打翻了。」

這話可是意有所指？葉蓁蓁冷汗涔涔，忙扯笑，「多、多謝二姊姊關懷，既如此，蓁蓁就先告退了。」

顧慈自顧自看書，對葉蓁蓁的話恍若未聞，可雲繡尋她說話，她卻能合上書卷，認真注視雲繡的眼睛，笑靨如花。

赤裸裸的輕慢。

葉蓁蓁自打住進定國公府，那也是千嬌萬寵著長大，何曾被這樣羞辱過？然而她現在所謀之事，到底不能拿到明面上講，一口銀牙幾乎咬碎，也只能往肚子裡嚥。

月上中天，定國公府內的燈火泰半都熄了，只各處門房還掌著燈，內裡鼾聲如雷。疏影橫斜處竄出個纖細人影，四下張望一番，從後角門偷偷摸摸離開。緊接著便

有兩人，一個繼續跟在人影身後，另一個則折回府中。

「姑娘說的沒錯，葉表姑娘身邊的秋菊，還真趁夜溜出府了。」雲繡恨聲咬牙，「要不奴婢現在就去向老夫人稟告，將葉表姑娘攆出去？」

顧慈合上書卷，白嫩指尖從蔥綠袖口探出，輕緩地叩著藏藍封皮，「不急，眼下我們還未拿到實證，她又是慣個會作戲的，即便捉了秋菊同她對質，她也會把事全推到秋菊身上，把自己摘得一乾二淨。」

「讓六福盯緊些，記下她每日去的地方、見的人，一有風吹草動就速速告訴我。」前世，葉蓁蓁和謝子鳴之所以能迅速吞併顧家產業，也是因著顧家這頭也出了叛徒。爹爹常年不在京中，祖母年事已高，母親又不善打理這些，顧家沒個成年男丁把守，手底下的人難免生出歪心。

而今既她有幸重生，定要把這些蛀蟲一個個揪出來，絕不會讓悲劇重演！

「夫人讓廚房做了宵夜送來，姑娘吃點吧，可別為這樣的人氣壞身子，不值當。」雲錦端著瓷碗入內，舀起一調羹肉糜粥，輕輕吹涼後遞過去。

顧慈秀氣地抿一小口，眸子一亮。

竟是一碗藥粥！味道拿捏得極好，即便嘗出藥味，也不覺苦澀，細細回味，唇齒香甜，竟叫人欲罷不能。

顧慈讚不絕口，忙問：「這是家裡哪位廚子做的，我從前怎麼不識？」

雲錦用調羹攪著粥，支支吾吾，眼神飄忽。

「是太子殿下。」雲繡憋不住搶白，「廚子是太子殿下特地從東宮調來的。殿下說，姑娘身子骨本來就弱，餓了這麼些天，醒來後不好直接大魚大肉地進補，身子會吃不消，所以殿下尋了懂醫理的廚子來，專程照看姑娘的吃食……」

雲錦一直朝這頭使眼色，雲繡聲音漸低，撓撓頭，不知自己說錯什麼。

說錯什麼？這時候就不該提太子殿下！

顧老夫人和先太后是嫡親姊妹，府裡兩位姑娘幼時曾在宮中小住過半年，二姑娘打小就怕太子，才聽了點冊封太子妃的風聲，就鬧著絕食，要是知道廚子是太子遣來的，還不連夜拿大棒子攆人出去？

雲錦的心提到嗓子眼，正思忖該怎麼把這事揭過去，抬眸卻見顧慈不僅不生氣，眼底隱約還浮著層說不清道不明的光。

這粥，她前世也喝過的，只是當時她一門心思要擺脫賜婚，全沒在意這些細節，喝了就喝了。

戚北落六歲就被立為太子，早就練成在外喜怒不形於色的本事，就算真氣狠了，也只會關起門來獨自發洩。前世，顧慈也只見過他情緒失控過兩回，一次是她大婚之日，一次便是她頭七那日。

照他的性子，這會子指不定在東宮裡頭怎麼磨牙，跟自己較勁。可他最後還是壓著怒火，不聲不響地幫她調理身子，甚至不奢望她知道。想來那些太醫，也是他瞞著陛下和皇后悄悄派來的。

她怎麼……這麼傻呀！

想起靈堂裡那道落寞身影，顧慈的心被狠狠碾了下，又彷彿一夜春風吹開無數小

花，整個世界頃刻間鳥語花香。

好在這一世還來得及。

「姑娘，可是哪裡不舒服？」雲錦見她遲遲沒有回應，憂心忡忡問道。

顧慈含笑搖頭，「好吃。」而後接過瓷碗把粥吃乾淨，又吩咐道：「讓那廚子再做兩碗能安神定氣的湯，熬得清淡些，待會兒我給祖母和母親送去。」

這是打算把人留下，不攆走了？雲錦驚愕地瞧著她，燈下美人盈盈淺笑，襯著案頭白玉蘭和身後鏤空菱花隔扇，像一幅上好的仕女畫。

姑娘從前太過單純，葉表姑娘說什麼，她就信什麼，自己和雲繡怎麼勸都勸不住。後來姑娘嫌她們煩，和葉表姑娘說話時就乾脆把她們倆攆出去，不讓聽了。

這次姑娘摔下樓，八成也與葉表姑娘有關。

下午葉表姑娘過來時，她還擔心姑娘又要被煽動做傻事，可就目前來看，倒是她多慮了。

雲錦歡喜地點頭應是，「姑娘睡了一覺，好似變了個人。」

顧慈詫異地「哦」了聲，「變成什麼樣了？」

雲錦擰著眉頭思量，赧然道：「奴婢沒念過書，說不上來，就是覺得姑娘比以前愛笑了。」

顧慈微訝，轉目去瞧銅鏡，亦是恍惚。當真許久沒這般由衷笑過了，也是，前世嫁入承恩侯府後，日子就是一塌糊塗，如何笑得出來？「這個無妨，我以後多笑笑就是。」

左右這輩子，她定要笑著度過。

葉蓁蓁和謝子鳴倒不難對付，只是……東宮那隻炸毛的狼犬該怎麼安撫呀？

就這樣貿然過去，自己恐怕要被他的怒火灼燒，灰飛煙滅；若置之不理，誤會只會越鬧越大。

這該如何是好？真頭疼。

第二章 攔車遞帖子

接連下了幾天雨，今日總算放晴。

顧慈身上的傷已大好，領著雲錦和雲繡，把自己的藏書藏畫都搬出來曬曬。

她因身子骨弱，不能像尋常姑娘那樣肆意玩鬧，閒暇時就在屋子裡擺弄字畫，侍弄花草。久而久之，還真叫她琢磨出些門道，隨便拿幅畫來，她過眼就能認出是否為真跡。

午後一片寂靜，有風吹過，垂在黛簷下的玉片叮鈴細響。

顧慈歪在樹蔭下的胡榻上想著心事，不知不覺便睡著了。迷迷糊糊間，倒扣在臉上的書被掀開，金芒大刺刺扎下來，她動了動眼皮，慢慢睜眼。

一張芙蓉嬌面幾乎貼到她臉上，五官同她相仿，就這麼面對面瞧著，跟照鏡子似的。

「好妳個慈兒，我在外頭擔驚受怕，生怕趕不及，回來只能瞧見妳的屍首，恨不得搶了車夫的馬鞭子自己駕車，妳倒是會享受，竟在這裡睡覺？」

顧慈迷茫的看了一會兒，眼睛突然睜大，「姊姊！妳怎麼回來了？」

她記得顧蘅去姑蘇外祖母家探親，按理應該要過幾日才能回來，怎麼今天就到了？

「還不是為了妳。」顧蘅輕戳她額角，從懷裡摸出一包東西丟過去，「喏，上好的碧螺春，我親自挑的，全是最嫩的茶葉尖兒，便宜妳了。」

顧慈拿起茶包輕嗅。

這次探親，她原也要跟著去的，半年前就開始念叨要去尝尝當地的碧螺春，可惜臨行前她忽染風寒，只能在家休養，不想顧蘅竟還記得她的願望，幫她把茶葉帶回來了。

果然，再好的姊妹也比不上自家親姊妹。顧慈心裡暖洋洋，毫不吝嗇地給她一個擁抱。

「起開起開，熱死我了。」顧蘅嫌棄地掙開她，嘴角卻高揚起來，順勢去查看她後腦杓大大的腫包，「妳也太亂來了，要不是運氣好，這會子我就只能隔著吉祥板同妳說話，妳說不定還聽不見……」

四周寂靜，唯清風簌簌搖葉，顧慈瞧著她眼圈泛起的淡青，面露愧色。

前世這個時候，顧蘅也是憂心忡忡地來看望自己，結果連面都沒見上，就被她使人趕了出去，姊妹間的情分就此消磨許多。可即便如此，後來顧蘅聽說她在承恩侯府過得艱難，還是毫不猶豫地接濟了她。

「都怪我一時糊塗，害姊妹擔心了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頭頂便落下一記槓子，「知道錯就乖乖的。」顧蘅又歎道：「不過這回，我還真差點回不來。」

顧慈狐疑地看著她。

顧蘅笑得意味深長，「其實，我早在兩個時辰前就該到家，可偏生進城的時候出了點岔子，馬車叫人攔住了。」

顧慈大驚，緊張地抓住她的手。

顧蘅忙安撫道：「莫怕，不是歹人，是奚鶴卿，雖然他比歹人也好不到哪裡去。他嫂子，也就是壽陽公主，上月喜得麟兒，邀我們七夕那日過去吃滿月酒。」

壽陽公主比她們年長六歲，姊妹倆在宮中小住那半年，壽陽公主對她們甚是照拂，邀她們去吃滿月酒也不稀奇。

可倘若是壽陽公主下的帖子，應當先送去母親手中，怎會讓奚鶴卿代為轉交？還是用這種攔車的方式，生怕她們不接似的，況且一個男嬰，為何選在七夕女兒節辦滿月酒？

顧慈攢眉想了想，隨即豁然開朗。

奚鶴卿是忠勤侯府的二公子，亦是戚北落的同窗伴讀，而壽陽公主正是戚北落的親姊妹，真正下帖子的人或許是……繞這麼一大圈就為了遞張帖子，放眼全帝京，也就只有他了。

顧慈面紅心熱，四面彷彿騰起鬆軟的雲，飄飄然不真切，大約是盛夏午後的風太躁了吧。

雲錦捧來點心和解暑的梅子湯，沒等放下，顧蘅就先捏了塊點心丟進嘴裡，鼓著

雪腮問：「所以妳究竟是怎麼想的？去還是不去？」她邊說邊皺起眉心，又湊過去低語，「妳可得抓緊時間考慮，我聽說皇后娘娘為這事氣得不輕，這幾天接連給好幾家貴女下帖子，邀她們進宮吃茶。瞧這意思，是打算從她們裡頭挑太子妃了。」

顧慈腦袋「嗡」了聲，捏緊杯盞。

前世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，只是那時她根本不在意誰做太子妃，由她們去。這選秀一開始辦得還有模有樣，後來不知怎的就不了了之，直到最後，東宮後院都空無一人。

不管選秀結果如何，至少說明陛下和皇后娘娘對她已再無好印象，她必須趕在正式選秀開始前，跟戚北落解釋清楚。

壽陽公主自懷胎後就遷居蒹葭洲的蒹葭山莊養胎，直至生下孩子，滿月酒也辦在此處。

眼下正是蘆花招展的時節，江風過處，白絨扯絮，浩瀚似白海翻湧，偶有白身烏頂的鷺鳥自叢中驚起，鳴聲若漱玉，羽翅掃過蘆頂，抖落與蘆花同色的羽毛——蒹葭洲，就是因此而得名。

馬車輾輾行，顧衡趴在窗邊，恨不得下去捉兩隻鳥，好晚上烤來吃，拉顧慈來看，才抓到她的手，猛然一驚，「呀，妳的手怎的這麼涼，還全是汗！」

顧慈縮回手，扯下衣袖蓋好，勉強牽了嘴角，「不妨事，大約是天熱，捂出來的。」

目光越過車窗，瞧了眼山莊方向。知道那人就在山莊裡，她反倒有些近鄉情怯，會不會是自己會錯意，他今日壓根就不會來啊？

心裡正忐忑，手突然被人握住，顧慈扭頭，就見顧衡朝她咧嘴笑，「莫怕，有姊姊在。」邊說邊引她去看窗外風景，指著沿途草木，信口杜撰典故。

顧慈被逗笑，托腮聽著，末了還配合地鼓掌歡呼，心底不安不知不覺間消散乾淨。馬車停在山莊門前，兩人遞上帖子，本該和其他賓客一樣到前廳入座，卻被丫鬟領去了壽陽公主的房間。

壽陽公主剛出月子，姊妹倆進來的時候，她正躺在床上逗弄剛滿月的兒子，帷幔上映出溫馨的剪影。

「顧衡（顧慈）參見公主殿下。」

姊妹倆一道屈膝見禮，帷幔後頭的笑聲戛然而止。良久，帳子掀開道小縫，一雙素手托著孩子，遞到奶娘手中，低聲吩咐幾句，奶娘便引著一眾丫鬟退下，只剩壽陽公主的貼身丫鬟琥珀。

案上一盞白玉香爐熄了香線，只籠著一縷似有若無的幽香，壽陽公主還是沒讓她們起身。

顧衡的身子略略搖晃，趁人不注意，稍稍直起膝蓋。

顧慈更好不到哪去，卻還是咬牙忍著，豆大的汗珠自額角滑落，在織金牡丹紋的

絨毯上碎開花。

果然，壽陽公主向來護短，知道她做出這等大逆不道之事，怎會輕易允許她過來？少不了一頓敲打。

但這些都是她應該受的，她認。況且比起皇上皇后可能會施加的懲罰，眼下這點當真算不了什麼。

畢竟是打小看著長大的孩子，壽陽公主就算再生氣，也不忍心真下狠手，擺手叫免禮，人依舊躺在帳子後，不願搭理。

氣氛漸凝。

顧慈心裡七上八下，得了姊姊鼓勵的眼神，深呼吸一口氣，捏緊食盒，上前兩步。

「慈兒聽聞公主殿下近來食慾不佳，特做了份小點，望公主殿下喜歡。」

她邊說邊揭開盒蓋，露出內裡錦繡。

糕點的清香漸漸蓋過熏香，帳子裡傳出被子窸窣聲響，像是在痛苦掙扎，許久後終於有了人聲，「桂花糕？這時節哪來的桂花？妳莫不是拿了去歲不新鮮的東西過來誑我吧？」

雖是輕慢責怪的語氣，顧慈聽完，心反倒定下，「固公主殿下，這並非桂花，而是梔子花。慈兒特地拿白醋泡過，聞著像桂花，吃起來卻沒桂花澀口，正好也能幫公主殿下開胃。」

顧慈說完就不再吭聲，低頭將食盒往前遞。

又是一陣沉默，兩人暗暗較勁，顧衡在旁死死捏著手，比顧慈還緊張。

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帳裡人敗下陣來。

「妳就是這般玲瓏心思，要麼不言不語，怎麼推都不動；要麼動起來，比誰都會討人歡心，叫人想討厭也討厭不起來，這心思要能分一半到別的事情上去，何至於鬧到今日這般田地？」

顧慈知她用心良苦，抵了抵唇，眼眶微微發熱。

前世，她身邊明明有那麼多真心關心自己的人，她卻偏偏要與狼為伍。

「多謝公主殿下提點，慈兒定牢記在心，若他日再犯，便任由公主殿下責罰，慈兒絕無怨言。」

「得了，我若真罰了妳，有些人還不知要怎麼鬧我呢，我才剛生完孩子，耳根子還想多清靜兩天。」壽陽公主似嬌似嗔，探出一隻手，溫柔笑道：「過來吧，傻慈兒。」

顧慈「誼」了聲，羞臊上前。

顧衡拍著小胸脯長出口氣，亦跟著上前，「壽陽姊姊快尝尝，告訴我味道如何。我昨兒就想吃，可是慈兒說什麼也不讓，可壞了。」

看到壽陽公主放軟了態度，顧衡說話也就親暱許多。

琥珀才剛打起帳幔，壽陽公主就忍不住各點了下兩人嬌俏的鼻尖，睨了她們一眼，一雙丹鳳眼略略吊著，大氣又不失嬌媚。

她一直把顧家姊妹當自己親妹妹，哪怕顧慈做出這等冒犯天威之事，她比起生氣，還是更加擔心顧慈的身子。方才是為了撐氣勢，才不讓自己表現出半分愛憐

和惦念，可把她憋壞了。

「妳啊，我弟弟到底哪裡不好，這麼不招妳待見，竟都以死相逼了？」壽陽公主輕輕戳了下顧慈的額角，又心疼地幫她揉了揉。妳們都不知道，這幾日東宮裡的花匠日子可不好過，頭髮大把大把掉，每日出門都得戴帽子遮羞。」

見姊妹倆不解其意，她便解釋道：「我那弟弟什麼性子？氣狠了就必須發洩出來，這不就提劍去了東宮那片海棠林，現在氣是撒乾淨了，人又反悔，連夜把皇城裡頭所有花匠都抓來，說不把他的海棠救活，誰也不准走。」

「啊？」顧慈愕然，又想起前世那半截海棠，忍不住輕笑出聲。

東宮那片海棠林，她早前就聽說過。

戚北落並不喜侍弄花草，偏生在東宮種了片帝京城中最大的海棠林，每逢春暖花開，只要站在皇城外稍稍踮腳，都能窺見那抹浮動的爛漫。

滿帝京都在傳，那片花海是為她而種，只因她喜歡海棠。可戚北落從沒承認過，她也從未相信過。

壽陽公主用帕子捂著嘴笑完，握住顧慈的手，「他現在在前院議事，要晚些時候才有空暇，到時我幫妳安排。」又捏她小臉假意威脅，「今兒山莊裡可來了不少貴女，個個花枝招展的，弟弟的東宮裡頭至今連個侍妾都沒有，現成的唐僧肉，妳可仔細些。妳不要，多得是人惦記。」

顧慈垂首絞繞裙條，雙頰生暈。

顧衡打趣道：「壽陽姊姊妳不知道，慈兒來之前，還一直害怕太子會拿劍劈她，這下可好，他把氣出在樹身上，慈兒不用再鬧閨怨了。」

「誰鬧閨怨了，妳別瞎說。」

「妳瞧瞧妳瞧瞧，臉都紅了，不是鬧閨怨是什麼？」

「我才沒有！」

姊妹倆圍著壽陽公主肆無忌憚地說笑打鬧，彷彿又回到小時候。琥珀侍立在旁，欣慰地摀了摀眼角。

駙馬爺常駐北境，一年到頭和公主見不了幾面，公主剛誕下孩子，正是心思敏感的時候，一個鬧不好出人命也有可能，眼下就只有太子殿下和顧家兩位姑娘能讓公主由衷開心。

三人鬧得正歡，奶娘抱著瓔璣郡主過來。

瓔璣今年剛滿四歲，是壽陽公主的長女，生得粉雕玉琢。適才歇午晌時，她叫噩夢魘住，醒來便哭喊著要找娘親。可小傢伙進門瞧見顧慈，便立馬不要娘親，牛皮糖似的黏在顧慈身上，非要拉顧慈出去玩躲貓貓。

顧慈歉然看向壽陽公主，這樣倒像是她在公主面前搶了小郡主的寵，怕公主不高興。

她和顧衡長得一樣，可瓔璣一眼就能辨認出來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，顧衡和瓔璣差這麼多歲，還是能一見面就吵，只有她招孩子喜歡。

可壽陽公主不僅沒有不高興，還樂開了花。她巴不得這小祖宗趕緊從眼皮子底下消失，自己好美美地睡個午覺，當下便揮手幫顧慈答應了。

顧慈有種被賣了的感覺，這難道也是公主對她的敲打？

顧衛可不想跟著去玩，又同壽陽公主說了會兒話，便讓壽陽公主的丫鬟領著到處逛逛。

山莊後花園百花爭豔，姹紫嫣紅，大日頭照下來，花木好似都抹了層油蠟。

璦璦睡飽了，精神頭十足，竟主動要求扮鬼，頂著沖天髻滿園跑。

顧慈蹲在一株矮木下，既能藏身，又能納涼，另外幾個陪玩的丫鬟也都各自尋好地方，不過為了耍顧著璦璦，她們都不敢離太遠。

璦璦方向感不好，蒙上眼睛更辨不出東南西北，丫鬟們出聲引逗，等她真轉過身來時，又趕緊閉嘴。璦璦要麼抱到樹，要麼摸上石頭，惹得大家咯咯笑，她也不惱，跟著一塊笑。

忽然，眾人齊齊斂聲屏氣，盯著一個地方，面白如紙。

顧慈不解，撥開枝葉看去，心頭猛地一跳。

一行身著官服之人正從南邊走來，當中的男子面容俊朗，身量頗長挺拔，似一柄永不彎折的長槍，盛夏日頭毒辣，景物在金芒中漸失輪廓，他自光暈深處走來，玄衣似有薄金流動，更襯得兩肩蟠龍昭彰，氣吞萬流。

尤其是那雙眼，幽深如寒潭，便是這般濃烈的陽光，也照不進他眼底。

此人正是戚北落，當朝太子，善戰的北戎人聞之色變，大鄴百姓一面懼他凶名，一面又心悅誠服地奉他為戰神。

四周安靜下來，璦璦還蒙著眼睛，不明情況。丫鬟們噤若寒蟬，她便不知該去哪，聽見南面有腳步聲，便伸長了胳膊摸去。

丫鬟們心急如焚又不敢貿然過去，生怕衝撞那煞星，招來殺身之禍。

顧慈心頭鹿撞，越發往枝葉深處縮藏去。

她並非不想見他，只是方才玩鬧出了一身汗，儀容不佳，不宜相見。

重生後的第一次見面，多重要的事呀，就算不用刻意打扮成天仙，至少也得乾淨齊整，總不能給他留下邋遢的印象。

她是個萬事不經心的性子，從不關心旁人的眼光，只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自得其樂，但連她自己都沒發現，她已經開始在意戚北落對她的看法了。

沒人阻攔，璦璦就這麼一路摸索過去，可面前不遠處有一節臺階，下頭零星散落著碎石，摔下去定會見血。

璦璦和丫鬟們都看不見，只有顧慈所在的位置能見到，她大驚失色，當下顧不上儀容，起身追去。

一道玄色身影先她一步衝過去，穩穩扶住璦璦。

璦璦嚇一跳，以為是哪個笨丫鬟自己送上門，怕對方溜走，忙拽住對方的手摸起來，卻只摸到一層厚繭。她實在猜不出來，氣鼓鼓地扯下黑布，雙眼一亮，抱住他的腿甜甜喚道：「舅舅！」

戚北落眼中山雨欲來，四下尋找失職的丫鬟，可是聽見她的喊聲，他眉宇立即舒

展開，漾起笑意，摸了摸她的頭，抱起她高高舉過頭頂，轉了一圈。

璦璦兩眼彎成月牙，笑音如鈴，飄出十里遠。

顧慈躲在廊柱後頭，驚訝不已。

活了兩輩子，她從沒見過戚北落露出這種輕快愉悅的笑。傳聞中嗜血冷漠的修羅，竟也有這般溫情的一面，若是外人瞧見，眼珠子估計都要掉出來。

她正出神，那廂璦璦已平安落地，拽著戚北落的袖角蹦跳，邀功似的朝顧慈瘋狂揮手，「舅母！舅母！快過來，我抓到舅舅啦！」

顧慈醒神望去，戚北落亦抬眸看來，四目不期然相遇，兩顆心不約而同撞跳了下，蕩起滿園春色。

顧慈的心弦被撥動，慌忙垂下腦袋，手抓著裙條，不知該往哪放。

因方才那陣跑動，她雙頰泛紅，額上出了層細汗，釵環略有鬆脫，碎髮黏在腮邊，毫無名門貴女風範。

果然是怕什麼來什麼，偏生讓她在最不宜見人的時候遇見她最想見的人。皇家重禮數，她才剛鬧出抗旨的事，現在又當眾失儀，戚北落大約要對她失望透頂了吧。

「舅母？」璦璦不懂顧慈天人交戰的窘況，半天不見她移動，便要拉著戚北落過去。

可一向對她百依百順的舅舅，這回竟不聽她的，只揉了揉她的小腦袋，抽回袖子，招來丫鬟，「帶郡主下去休息。」

說完轉身就走，無半分留戀，就連聲音都比平時低沉冷淡，像在極力隱忍怒意。

顧慈捏著手，雖早有預料，可親身經歷後，心裡還是空了一下。

璦璦是個倔脾氣，繞開圍上來的丫鬟們，跑去拉戚北落，眼看就要搆著他衣角，頭頂忽然落下一片黑影，雙腳緊接著騰空。

「璦兒乖，換個地方玩去，妳舅舅還有政務要忙，今日就不陪妳了。」奚鶴卿將璦璦抱到面前，偏頭瞧了眼顧慈，嘴角牽起一絲嘲諷，「要是妳舅舅真留下陪妳，有人就該不知好歹，扭頭走了。」

顧慈心裡咯噔。

奚鶴卿是東宮第一謀士，自幼與戚北落一塊長大，情同手足，知道她為何絕食後，憑他的手段，沒把她抽筋剝皮敲打一番，已屬仁善。

便是前世，奚鶴卿厭極了她，可到底沒對承恩侯府下手，反而在謝子鳴屢次犯事波及到她時，他還出手幫忙，若沒有他，自己的前世只會更加淒慘。

顧慈定了定神，輕描淡寫地回道：「奚二公子說的對，若太子殿下真要留下，某些不知好歹的局外人確實就該走了。」說完，她笑吟吟地看向奚鶴卿。

奚鶴卿怔愣半晌才緩過神，敢情這是把他當作不知好歹的局外人，耽誤他們花前月下？好個顧慈，過去不聲不響、麵團子似的一個人，怎的摔了一跤，說話都帶刺兒了？

璦璦趁他分心之際，一口咬住他手腕，他倒吸口氣，下意識鬆手，璦璦穩穩蹦到地上，一腳踩住他緞面靴子，狠狠碾動，「二叔叔壞！不許欺負我舅母！」

四歲的小娃娃已很有分量，全身重量集中壓在腳尖一丁點地方，饒是奚鶴卿平日

習武不輟，也疼得嗷嗷慘叫，一個趔趄，摔了個大屁股墩，逗得一旁幾個丫鬟捂嘴偷笑。

奚鶴卿齜牙，伸手去抓罪魁禍首，但瓔璣靈敏得跟隻猴兒似的，三兩下就跑開，還故意朝他扮鬼臉。

「嘿，妳個小丫頭片子，以後還想不想吃糖葫蘆了？」

「我不要壞蛋的糖葫蘆，吃了會變笨蛋！」

瓔璣頭也不回地跑到顧慈身邊，拉起她的手又顛顛繼續往前跑。

顧慈還有幾分不捨，最後望了眼月洞門，眸子裡湧著期待的光，可玄色身影消失後，就再沒出現，纖長濃睫慢慢垂下，掩去眼中所有光芒，她歎口氣，任由瓔璣拉走。

奚鶴卿平復胸中怒氣，甩袖離開，前腳才跨進月洞門，就被門邊陰沉著臉的某人嚇一大跳。瞧這架勢，應是在這站了許久，專程等他過來興師問罪。

「今年雨水豐沛，黃河只怕又要伏汛，你若有這閒功夫為難一個姑娘，不如好好替孤想想該怎麼防汛。」

奚鶴卿挑眉，攏起袖子打趣，「哟，這就開始護短了，早幹麼去了？我剛還手下留情了呢，真要是火力全開，你這會子拳頭是不是就該往我臉上招呼了？」

「無理取鬧，孤何曾對戰場以外的人動過手？」戚北落不屑地冷嗤，轉身離開。奚鶴卿追上去，受不了的咋舌，「我給你提個醒，武英侯世子不過是在護國寺瞧見過顧慈一面，在宮宴時隨口誇她兩句，你就把人打成重傷，到現在還下不來床，要不是皇后娘娘給你兜著，武英侯早就鬧到御前了。」

戚北落霍然止步，面色微沉，鳳眼淡淡斜睨著他，這一瞬間，彷彿沙場上冷血修羅降臨。

奚鶴卿結結實實打了個寒顫，摸摸鼻子訕訕道：「他最後一句話確實不堪入耳，該打……打得好……」

戚北落這才斂去眼中寒芒，繼續闊步向前。

奚鶴卿瞧著他的背影，撇了撇嘴，「你既這麼關心她，為何不直說？為了你，我都低聲下氣跑去求顧衡那死丫頭了，今日好不容易把人騙來，你若還是一句話都不說，就這麼白白放人回去，我第一個不答應！」

戚北落步子漸緩，望著遠處的雲，深邃的鳳眼恍惚了下，旋即又結滿寒霜，「孤此番喚她過來，不過是想告訴她，並非是她抗旨棄孤在先，而是孤從來就不願納她入東宮。」

說完，震袖揚長而去。

奚鶴卿怔在原地，良久後，玩味地挑起兩道劍眉，「是嗎？那我就拭目以待。」

夏日的雨總是來得隨心所欲，不過一盞茶的功夫，天上便烏雲密布，轟的一個炸雷，天河倒傾，劈里啪啦，砸得屋外人抱頭鼠竄，尖叫一片。

靜室裡，官員們神情嚴肅，為黃河汛情發愁。法子說了許多，各有裨益，但半天

沒個結論，眾人紛紛望向戚北落，想請他拿主意。

戚北落摩挲著茶盞上的海棠紋，心不在焉地望向窗外，黑眸雲遮霧繞，宛如玉雕。眾人的討論像風一樣簌簌從他耳邊刮過，沒一句真正入他心扉。

眾人喚幾聲，不見搭理，納罕地看向奚鶴卿。

奚鶴卿不耐煩地叩著桌面，這人方才怎好意思教訓他，到底是誰對黃河伏汛之事不上心？

廊下腳步雜遝，夾雜著丫鬟們焦急的話語。

「還沒找著？這都多久了，郡主和顧二姑娘能跑哪兒去？公主都催好幾回了。」

「老天保佑，這麼大的雨，可千萬別出什麼事……」

聲音未落，就聽砰的一聲巨響，眾人齊齊轉過視線，靜室大門豁然洞開，玄色衣角擦過門框，而原本戚北落站著的地方，只剩一杯早已散盡熱氣的清茶。

眾人面面相覷，惶然不解。太子殿下素來穩重，朝中上下無不歎服，就連最愛雞蛋裡挑骨頭的御史臺也挑不出他的錯，今日究竟是怎麼了？

奚鶴卿卻一點也不意外，對插著袖子，笑得意味深長，何須問緣故？放眼全天下，也就只有一個顧慈能叫他失控。

第三章 渣男裝熟噁心人

蒹葭山莊後頭有座湖，形如一柄玉如意，湖畔遍植垂柳，濃綠中坐落著一座紅頂四角亭。

遮天雨幕模糊了湖畔秀麗風光，這點紅更顯清晰，似一枚鮮豔的印章，不屈不撓地蓋在潑墨山水畫上。

檻窗因年久失修，已無法閉合，風攜著雨點從四面八方飛來。顧慈抱著瓔璣坐在亭內，儘量不讓她被雨淋到，自己衣裳兩肩和後背都濕了大片，黏在身上，濕冷難受。

忽而一個炸雷落下，瓔璣嗚咽一聲往她懷裡鑽，小小的身子抖個不停。

顧慈一面拍背安撫，一面往外頭瞧，周圍杳無人煙，她只能安慰自己，好在是雷雨，忍忍就過去了。

這也不是她第一次被困雨中。

小時候在宮裡，幾人一塊玩躲貓貓，顧慈從來都是藏得最好的那個，但這也是個困擾，有回大雨天，她窩在樹洞裡頭，沒法躲得更深，自己又爬不出來，還沒人能找著她，她哭得稀里嘩啦，最後還是沒跟著玩的戚北落救了她，也不知他是怎麼找到她的。

然而這回，就算她掉湖裡，那人應當也不會再來尋她了吧……想起剛才他頭也不回離開時的冷漠模樣，她心裡空落落的，卻還倔強地存著最後一絲希望。

「舅母，他們都說妳不肯嫁給舅舅，是真的嗎？」瓔璣探出半顆腦袋，眼神比湖水還清澈，「舅母是不是不喜歡舅舅？」

孩子的問題太直接，一下把顧慈問啞巴了，本想拿「小孩子莫管這些」敷衍過去，可瞧見她眼裡的光一點一點淡去，顧慈又心疼起來。

「不是不喜歡，也不是不願嫁……」

她這才開了個頭，瓔璣便蹭的跳到地上，繞到亭子門口，抱住某人的腿道：「舅舅！舅舅！你聽見了嗎，舅母說她喜歡你！」

顧慈雙肩一抖，驀然回頭，眼中那點希望漸生雛形，成燎原之火。

朦朧水霧中，戚北落一手執傘，一手握著新傘，立在階下，寸縷寸金的衣裳下襬和靴面佈滿泥點，彷彿疾奔而來。油紙傘並未完全隔絕風雨，他鬢角眉梢微潮，水珠順著他俊朗精緻的下頷線條滑落，沿脖頸鑽入他衣領。

他一臉倦色，形容狼狽，望著她的眼神卻熠熠生輝。

然而下一刻，內斂的鳳眸裡便怒氣翻湧，「這麼大的人了，明知近日多雨水，出門還不記得帶傘？真要走丟，或是失足落水，孤看妳怎麼辦！」

顧慈睫毛輕顫，慢慢垂下，雙手抓緊裙條，下意識繞著指頭纏來纏去，「對不起……」

她聲若蚊蚋，甜糯又委屈，螭首低垂，白玉般的天鵝頸展現出秀麗線條，半濕的衣裳緊貼玉肌，依稀勾勒出曼妙身段，於男人而言，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誘惑。戚北落喉嚨發緊，不自在地移開目光，緩了語氣啞道：「孤不是在說妳，是在說瓔兒。」

冷不丁被點名，瓔璣一抖，嘟起嘴巴要反駁，可轉念一想，的確是她把舅母帶到這裡來的，舅舅怪她也是應當，可……她什麼時候成「這麼大的人了」？

顧慈也吃了一驚，抬眸看他。戚北落正凝神眺望亭外，側顏肅穆如九重天上法相莊嚴的神祇，雨絲橫斜過他鬢邊，撩開幾縷零散髮絲，露出一隻白裡透紅的耳朵。她忍住笑，若無其事地低頭「嗯」了聲，寒森森的心一點點回暖。

雨勢小了些，戚北落遞上手裡的新傘，「這傘妳們倆拿去用，天色不早，該回了。」顧慈正準備接過，瓔璣卻先一步搶走，「我已經是這麼大的人了，可以自己打傘，不要別人幫我。」

話音未落，她便撐開傘，噙噙跑入雨幕中，朝他們吐吐舌頭，愉快地轉著圈圈跑遠，留下這一場未停的雨，一柄簇新的油紙傘，和兩個久別重逢的舊人。

雨水自簷角滑落，有節奏地拍打著柳葉尖，更襯此間幽闐。

顧慈心跳聲被放大，生怕戚北落會聽見，忙轉身背對，捂緊心口。

「郡主尚還年幼，就這麼獨自回去，恐路上會有什麼閃失，殿下還是快些追上去的好。等你們都平安回去後，再打發人給我送傘也不遲。」

話音剛落，身旁便遞來一柄傘，握著傘柄的手，骨節勻稱分明，明明出自武人，皮膚卻比書生還白淨，雨珠蜿蜒滑過，青紫色血管清晰可見，勾人去咬。

「妳先回去，再讓人給孤送傘。」戚北落眉眼深沉，不怒自威，語氣不容反駁。這人打小就固執，決定的事不會輕易更改，可誰敢讓堂堂太子殿下在亭子裡枯等？且他衣裳還濕了，若是耽誤太久得了風寒，自己不就成了全天下的罪人？顧慈抵了抵被雨水滋潤過的櫻唇，細聲細氣道：「殿下若是不介意，我幫殿下打傘，咱們一塊走？」

戚北落愣了下，頰邊飛快閃過一抹可疑紅暈，手伸到一半，又縮回去，大步流星行至階前撐開傘。

顧慈以為他不願意兩人一道打傘回去，決定自己先行，便沒再說什麼，扭頭繼續看自己的風景，等之後下人再來接她，可等來的卻是某人清冷的聲音——

「愣在那裡做什麼？還不過來？」

顧慈回頭。

戚北落忙移開目光，左右瞟著，玉指忐忑地握緊傘柄，「孤、孤幫妳打傘。」

顧慈一怔，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。

戚北落執傘立在雨中，見她還是沒有動作，又寒聲催道：「再不過來，璵璣就真不知要跑哪去了。」

顧慈這才紅著臉小跑過去，垂首福禮，伸手要接過傘。戚北落微一轉腕，避開她，兀自向前走。她抓了個空，頭頂淋了幾滴雨，忙追上去鑽入傘下。

彼此相距一掌，默默前行，除了雨水咚咚砸著傘面聲，就只聞他腰間環佩輕叩的脆響。

顧慈幾次鼓起勇氣想解釋謝子鳴的事，可是餘光一掃見戚北落冷峻的面容，又頓時洩氣。萬一解釋不好，惹他更加生氣，徹底不理她了怎麼辦？

蒹葭山莊是陛下御賜給壽陽公主的嫁妝，裡頭一應東西皆出自宮中，這傘也是，精巧雅致，不如民間的傘大，兩人挨在一塊都不一定能遮嚴實，更何況他們還隔開了些距離。

雨水聚成一線，沿傘骨嘩嘩洩下，顧慈的肩膀卻沒有濕。

她詫異仰頭，傘面竟是往她這邊偏斜，倒是戚北落大半肩膀都暴露在雨中，肩頭的蟠龍紋濕透，皺成一團，毫無威嚴可言。

可他卻不吭一聲，目不斜視，背脊挺直，步履淡定從容。

顧慈抿緊唇瓣，若是直說，這人估計也不會聽。

趁著拐角，她悄悄往戚北落身邊靠去，不想竟踩到水坑，人直挺挺往前栽，好在戚北落眼明手快，即時抓住她胳膊，她才不至於摔個狗啃泥。

「怎麼，從閣樓上摔了一跤，連路都不會走了嗎？」戚北落眼底雲海驚動，卻在聽到她細弱的「嘶」了一聲後，頃刻間煙消雲散。「傷到哪兒了？」他皺起眉，每一絲神情都寫滿擔憂，聲音控制不住發顫。

顧慈嬌嫩的眼尾沁出一滴晶瑩淚滴，貝齒緊緊咬著發白的唇瓣，「右腳好像扭傷腳踝了。」

戚北落低頭，隔著濕潤的裙裾，什麼也看不出來，可他眼中卻泛起一絲血紅，手背慢慢爬滿青筋，自己扭傷的時候都不曾這般痛苦過。

顧慈被他的氣勢嚇到，忙道：「不打緊的，左右再幾步路就到了，我忍忍就過去。」她拽著他的手要繼續走，腳才剛動了一下，痛意便蔓延全身。「嘶——」

原本欲墜不墜的淚珠落了下來，順著她粉白臉頰滑至小巧精緻的下巴尖兒，啪唧，狠狠砸在戚北落心坎上。

「知道疼還亂動，妳怎麼……」她水霧霧的杏眼望過來，戚北落滾了下喉結，所有重話悉數嚥回肚裡，他緩緩吐了口氣，將傘塞到她手中，側身蹲下，向後圈起兩臂，「上來。」

這是打算背她回去？顧慈忙搖頭道「使不得」。

戚北落偏頭看她，側臉線條因蹙起的眉頭而顯得緊繃，「孤還有政務要忙，妳再這麼磨蹭下去，耽誤國家大事，這責任妳可擔當得起？」

話都說到這分上，顧慈只能乖乖伏上去，一手小心翼翼抱住他脖子，一手繃得筆直，幫他打傘。兩人身形化作一人，誰也不用再淋雨。

顧慈不敢把全身重量都壓上去，身子緊繃著，可身下的背脊竟比她還僵硬，都快繃成鐵板，她茫然抬眸。

這人大概在上位慣了，連後腦杓都透著種高高在上的磅礴氣勢，卻有一雙紅潤的耳朵躲在烏髮叢中。

顧慈閉緊嘴，笑意在胸腔裡轉了圈，沖散緊張感，不知不覺放鬆身子，貼上他後背。

從前不知他的肩膀竟然這麼寬厚，只是靠著，就能給她帶來莫大的安全感。她將耳朵慢慢的貼在他背上，閉上眼睛，雨聲漸遠，沉穩有力的心跳聲充斥耳邊。

她不由翹起唇角，沒有扭傷的左腳和著心跳的節拍，小幅度而愜意地勾搖。慶幸這裡沒外人，慶幸戚北落看不見，她可以肆無忌憚地享受這小小甜蜜。

若是這路能長些，再長些，長到永遠走不到盡頭，那該多好。

天河收勢，濃雲漸消。

奚鶴卿、顧衡、瓔璣從高到矮，排排坐在廊下，啃一口西瓜望一眼天，吐出西瓜子再啃一口，三人動作整齊劃一，像是事先訓練好的，就連瞧見戚北落兩人狼狽回來時，表情也一致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，好端端的怎麼給背回來了？」顧衡丟開西瓜，三兩步跑上前。

「只是扭傷，不妨事。」顧慈勉強一笑，直起身子要從戚北落背上下來。

再往裡走就是壽陽公主的院子，多少雙眼睛看著呢。

可戚北落完全沒有放她下來的意思，繞開顧衡舉在半空的手，徑直邁入西梢間。沿路的丫鬟婆子驚呼不迭，使勁搓眼睛，單眼皮都快揉成雙眼皮。不近女色的太子殿下竟然背著顧二姑娘回來？

消息插翅飛至前廳，一眾貴女心裡直冒酸泡，香粉都因此要掉下幾斤。

顧慈羞得滿面通紅，屁股剛挨著褥子，人就趕緊鑽進被子裡，心咚咚直跳。

可等了大半晌，不見那人開口，她猶豫了下，悄悄掀開一小道縫。

戚北落站在緋絲屏風前，距離她一丈遠，負著手，寒著臉，兩道目光如冰凌，刺破她心頭所有旖旎。

這是怎麼了？剛剛還好好的……顧慈垂了眼睫，不安地揉捏被角。

氣氛一陣尷尬，誰都沒說話，唯簷下水滴斷斷續續敲打支窗。

壽陽公主聞訊趕來，撞見這幕，眉間喜色頓收。戚北落行禮告辭，她忙攔道：「你來時就沒吃東西，用些點心再走也不遲。」

琥珀呈上漆盤，戚北落遲疑了下，伸出手。

壽陽公主鬆口氣，笑道：「這是慈兒做的梔子糕，手藝不比宮裡頭的御廚差，你若喜歡，改日讓她多做些送去東宮可好？」

他的手卻一頓，收了回去。「孤還有事，就不打擾皇姊休息了，告辭。」

話音未落，人便掀簾離去。

珠簾搖曳，天光打在上頭，在地面投射出水波般漾動的光。顧慈攥緊被子，胸口沉悶，彷彿雲翳從天上散去後，全聚到她心頭。

壽陽公主坐到床邊，先看了看她腳上的傷，打發琥珀去請大夫，接著問起剛剛的事。顧慈一五一十說完，求助地望著她。

「妳這丫頭，方才哄我時多機靈，怎的這會子就糊塗了？」壽陽公主歎道：「我還以為你們獨處這麼長時間，早就把話都說開了，敢情妳一個字都沒提，難怪他剛才跟吃了冰碴子似的，多待一刻都不肯。」

顧慈茅塞頓開，懊悔地敲了下額角，方才太過緊張，竟把正事給忘了。她從前可不是個丟三落四的人，怎的在這件事上頭就犯起蠢了？

壽陽公主寬慰道：「他肯背妳回來，說明還是願意聽妳解釋的，今夜有燈會，我把他約出來，妳再尋機會同他說話。」

顧慈聞言，心稍稍定下，垂眸看著腫脹的腳踝，愁又湧上眉梢。燈會她還去得了嗎？

這時，外頭響起敲門聲，原來是一位擅長治療跌打損傷的女醫，奉太子之命過來替顧慈治療扭傷，手裡拿的正是宮中貢品——雪蓮金瘡膏。

一塊指甲蓋大小的藥膏，就頂一擔黃金，傳聞還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奇效。區區扭傷，藥到病除，不過一炷香的功夫，顧慈便能下地，行走自如。

壽陽公主不住咋舌，「瞧瞧，從前我扭傷，都沒見他這般上心，妳還愁個什麼勁兒？」

顧慈靦腆一笑，露出兩顆梨渦，轉頭眺望窗外。申時都過了，天怎麼還黑得這麼慢呀？

蒹葭洲旁有座小島，名喚紅鸞，島上有株年逾兩百的海棠樹，終年花開不敗。

海棠是人間的月老，這樹開出的花又有長久之意，是以每年七夕都有不少男女來此處求姻緣，島上燈節更是盛況空前，屬帝京之最，堪比宮中元宵燈會。

顧蘅姊妹倆和戚北落、奚鶴卿四人也要去湊個熱鬧。

瓔璣也跟來了，掛在戚北落腿上，「舅舅從來就沒背過我，偏心！我也要舅舅背！」

戚北落看了眼顧慈的方向，見顧慈並未覺察，他偷偷吁了口氣，「舅舅今日累了，改日再背瓔兒繞山莊走一圈，可好？」說著，就將瓔璣提放到奚鶴卿背上。

瓔璣掰著指頭盤算，是自己賺了，笑呵呵地揪著奚鶴卿的耳朵大喊，「二叔，駕！」

奚鶴卿齒間都快磨出火星子了。背得動十五歲的大姑娘，卻背不動四歲的女娃娃？戚北落，你可真夠嬌弱的！

船是早就備好的，只是眼下水道上船隻甚多，一時騰挪不開。畢竟是民間的燈會，

戚北落不願拿自己的身分去強迫人讓道，掃人雅興，眾人便一道在渡口等候。

夜晚的蘆葦蕩有別於白日的浩瀚，連綿潮汐聲中，有種沉靜的美好。

顧慈偷瞧一眼渡口邊忙碌的玄色身影，低頭斟酌言語，一顆心七上八下，既期待又緊張，裙條在白嫩手指上纏成麻花。

顧蘅擔心她把自己也糾結成麻花，拉她去蘆葦蕩邊上散心，「那鷺鳥好肥，烤了一定好吃。」說著就擰袖子要上，沒走兩步她又停下，神色古怪。

顧慈順著她目光望去，亦是一怔。

蘆葦蕩深處竟然有人。

「真巧，竟能在這遇見兩位妹妹。」謝子鳴抖落袖間蘆花，信步走來，綾錦隨步履翩翩開合，頗有風姿瀟灑之態。

他先朝顧蘅頷首，再轉向顧慈，眼中驚豔毫不遮掩，視線再無法從她身上移開，

「聽聞慈兒前些時日從閣樓上摔下來了，摔得可重，身子可大安？」

潮汐聲遠遠近近，將過去的一幕幕推至腦海，無論是前世還是今生，謝子鳴看中的都只是顧家的權勢和她的皮囊，何曾真正關心過她？

顧慈清潤的杏眼升起愠怒，倘若眼神能殺人，這會子謝子鳴已死了數百回。

謝子鳴只當她是小女兒嬌羞，越發親暱地伸手要摸她頭。

顧慈側頭躲開，鄙夷地瞪去一眼，拉著顧蘅往回走，不欲糾纏。她今日是來尋戚北落求和的，可不能叫這人毀了。

謝子鳴的手尷尬地僵在半空，神色疑惑，這幾日他一直沒等來葉蓁蓁的消息，心裡焦急，這才決定走一趟，好不容易煮熟的鴨子，可不能讓牠飛了。

定了定氣，謝子鳴攔住她們，溫笑道：「可是我哪裡做得不妥，惹慈兒生氣了？正好，我今日帶來一幅《雪溪圖》，是我閒暇時臨摹的，慈兒喜王維的畫，如今真跡是再難尋到，若慈兒不嫌，就收下這畫，算作我對慈兒的一點補償。」

說著，他摸出畫卷，雙手平托奉至顧慈面前。

正好此時，戚北落和奚鶴卿一道走來。

夜幕沉沉，燈火闌珊，戚北落面上雖辨不清神色，然周身凜冽氣場，能讓人在大夏天凍出一身雞皮疙瘩。

奚鶴卿托臂打趣，「《雪溪圖》筆法精妙，乃王維作品中最難臨摹的畫作之一，便是當朝國手也難繪其中精髓，世子有心了。」

謝子鳴忙擺手，「雕蟲小技，不足掛齒。」看向顧慈，目光柔情似水，「只要慈兒喜歡，便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也能摘下來。」

顧蘅磨著後槽牙，忍無可忍，「慈兒慈兒，慈兒也是你叫的！」

謝子鳴臉上不見半分怒色，反而笑得越發謙和，「顧大姑娘教訓得是，令妹的名諱，私底下叫叫便可，大庭廣眾下還是該注意些，喚得太親暱，恐損顧二姑娘閨中清譽。」

顧慈緩緩攥緊拳。

這話說得可真漂亮，既維護了他端方正派的君子形象，又暗示他與自己私交甚密，簡直不要臉！

隨即她目光忐忑地轉向戚北落，月色迷濛，照著他半邊臉，無波無瀾；另半邊則隱在暗處，眸底似打翻的濃墨，黑沉得叫人害怕，他袖子一甩，轉身就走，身影落寞委屈，與前世如出一轍。

奚鶴卿深深瞧了顧慈一眼，亦失望離開。

顧慈胸口好似被重錘狠狠捶了下，染著蔻丹的尖尖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難道這輩子也要就這麼錯過？

「可是哪裡不舒服？」謝子鳴假惺惺地伸手，要探她額頭溫度。

啪！顧慈毫不客氣地拍開他的手，「謝世子剛才說的話讓我好生糊塗，何為私底下叫叫？你我二人私下裡何曾見過？我記性不好，還請世子明示。」

玉面顛倒眾生，聲音不卑不亢，眾人皆怔住。

顧慈掐了把自己的臉蛋，疼得「嘶」了聲；奚鶴卿抱胸站定，嘴角浮起一絲玩味的笑；戚北落逐漸止步，偏過頭，深邃鳳眼微眯，幽暗中迸出一束光。

謝子鳴的手辣辣地疼，望著顧慈冷若冰霜的眉眼，也愣住了。

私下往來自然是沒有的，最多就是透過葉蓁蓁遞幾句話。他不過是想氣氣戚北落，好攪黃東宮和顧家的婚事，哪知顧慈竟會出口反駁，甚至問得這麼直接，這還是他認識的那個軟包子嗎？

他勉強扯起微笑，「慈兒貴人多忘事，妳我私下裡是有過數面之緣，大庭廣眾的，不好說這個，妳若真不記得，可以去問葉表妹，每次她都在的。」

顧慈冷笑，「這就更奇怪了，我每次都同姊姊一塊出門，從未和表妹單獨出去過，你怎會讓我去問她，而不是問我姊姊？更何況……表妹身分特殊，只有顧家人會喚她『表妹』，外人都稱她『葉姑娘』，怎的到世子口中，竟這樣親切？」

謝子鳴脫口而出，「大家到定國公府做客，不都是這麼喚的？」

顧慈眼風掃來，他頓覺失言。他從未到顧家做過客，怎會知道這些，不是不打自招嗎？

「看來謝世子比我還要瞭解顧家的事。」顧慈盈盈一笑，天真無害。

謝子鳴汗如雨下，「慈兒，妳、妳聽我解釋……」

「是世子聽不懂人話？還是我沒說清楚？」顧慈語氣急轉直下，「你我二人從未有過任何瓜葛，你還喚我名諱，毀我聲譽，可是欺我顧家沒人？」

「顧家沒人，東宮還有人。」

一聲才落定，另一聲就鏗鏘接上。

身旁多了個人，同顧慈並肩而立，高大身影籠罩住她嬌小的身子，霸道又溫柔。她嬌羞垂首，安心窩在他羽翼下，飄搖的心終於有了歸處。

明明沒有語言和眼神的交流，可她就是知道，接下來全權交給戚北落便可。

謝子鳴艱澀地嚥了下口水，拱手行大禮，「微臣參見太子殿下，方才光顧著敘舊，不曾發覺殿下在這兒，有失禮數，望殿下恕罪。」

戚北落嘲諷一笑，對於他的話一個字也不信，「今日是七夕佳節，孤可恕你失禮之罪，可你前日練兵缺席之事，又該如何處置？」

謝子鳴大驚失色。

京中勳貴子弟，大多只搵個閒職混名聲，並沒正經差事，他也如此，去年在五軍督護府補了個缺，卻從未去點過卯，都事與他父親是舊交，不同他計較，哪知竟被戚北落撞上了。

「殿、殿下有所不知，微臣前日偶感風寒，已告過假，故而沒去校場。」

「那你今日身體可好？」

「好、好好好，承蒙殿下厚愛，微臣的病已大好，否則今日也來不了。」謝子鳴捏把冷汗，慶幸自己機靈，沒有入他陷阱。

可他氣才吐到一半，戚北落又輕飄飄來一句，「既然世子已康復，那便和孤演練一番，好彌補缺席練兵而損失的經驗。」

戚北落乜斜鳳眼，暗夜裡閃著幽光，宛如林中蓄勢待發的孤狼。

謝子鳴腦袋嗡嗡，兩股顫顫，幾乎站不住。他那點花拳繡腿，連顧蘅都打不過，更何況戚北落？

可奚鶴卿和顧蘅在旁起鬨，顧慈就在邊上看著，男人的自尊不許他退縮，他深吸口氣，不信戚北落真敢把他怎樣，便笑道：「殿下千金之軀，微臣定會注意分寸。」言下之意，並非他打不過，而是他沒使出全力，到時就算輸了，面子也沒丟。

「不必，你全力以赴就是，不然……」戚北落牽了下唇角，一字一頓、不鹹不淡地吐出五個字，「孤怕你會死。」

謝子鳴彷彿一頭紮進冰窟窿，每塊骨頭都在哆嗦，卻還咬牙不肯認輸，「那就請殿下賜教。」說完，他便煞有介事地殺去。

不過半盞茶功夫，他就被打倒在地，「哎喲」打滾，玉冠鬆脫，蓬頭垢面，天青色直裰像剛從泥水裡撈出來，再不復往日清貴。

而戚北落依舊長身玉立，閒閒翻轉手腕，衣裳不見半點褶痕，彷彿才剛熱完身，還未發力盡興。

顧慈全身血液湧動，麋鹿般清透的杏眼盈盈閃著光，若非顧及身分，她真恨不得過去朝謝子鳴心窩狠狠踹上兩腳。

美眸一轉，她猝然與戚北落視線相接。

他深不見底的黑眸裡，竟流淌出幾分少年才有的意氣，有大仇得報的酣暢淋漓，有邀功的雀躍，亦有衝動行事後的懊悔和後怕，唯恐她會因此再不搭理他似的。想不到這人表面冷漠無情，骨子裡卻是個赤誠純真的少年。顧慈心田生暖，還他個明媚的笑。

戚北落心跳漏了拍，視線左右飄移，白皙的脖頸上微微漾起靄霞。

謝子鳴原想趁現在這可憐模樣，討顧慈同情，卻撞見這幕。他二人雖不曾開口，可流轉於彼此間的眸光水色，沁著一種唯有兩人才知曉的曖昧。

一對璧人……謝子鳴腦海裡無端湧出這四個字，他悻悻垂眸，腹內泛酸。

那廂瓔璣已等得不耐煩，顛顛跑過來尋他們，瞧見石頭上的畫卷，好奇撿起來展開，「咦」了聲，「舅舅的畫怎麼在這裡？」

顧慈和顧蘅皆一愣，戚北落蹙眉看著瓔璣。

奚鶴卿問：「妳說這是誰的畫？」

「舅舅的畫呀，我親眼看他畫的。」璦璦眨巴著眼，答得很認真。

奚鶴卿眉梢挑高，覷向謝子鳴。

謝子鳴滾了滾喉結，啞聲道：「郡主認錯了，這畫是微臣一筆一畫、辛辛苦苦畫出來的。」

璦璦被冤枉了很不高興，手叉腰怒道：「我才沒認錯！舅舅畫這畫時，我就在邊上吃糖葫蘆，不小心掉了塊糖渣在上頭。」她伸出胖乎乎的手指，指著畫卷邊角一塊汗漬，「喏，就是這個。」

謝子鳴一抖，局促地垂下腦袋，又中了一記窩心腳，他被踹翻在地，喉間泛腥，抬眸便對上戚北落冷銳的目光。

「說！」

「是是是，微臣都說……這畫、這畫的確是微臣託人……從東宮弄來的。」

戚北落冷嗤，緩緩抬手。

謝子鳴忙忍著痛膝行到他面前，拚命磕頭，「殿下饒命！殿下饒命！微臣拿的只是殿下的棄畫，況且殿下習畫，不就是為了顧二姑娘嗎？微臣不過是幫殿下轉交，並非偷竊。」

顧慈眼睫一顫，不可思議地看向戚北落。

他還會畫畫？她原以為他只會打仗來著……瞧畫的精細度，不狠下一番功夫是畫不成的。而他做這些，竟都是為了她？

她眼中流光溢彩，也隱有悵然。自己當真是一點也不瞭解他。

戚北落胸膛一陣起伏，拳頭咯咯響，眼神似拭過寒雪的冷鋒，直要剝下謝子鳴二兩肉，「聽你這意思，孤還得謝你？」

謝子鳴抖成篩子，「沒沒沒有，微臣絕無此意。」

戚北落冷哼，擺了下手，空地上立時跳出幾個帶刀侍衛。

「謝子鳴盜竊東宮財物，目無法紀，藐視天威，找個小黑屋關起來，等謝侯爺何時同孤解釋清楚，孤再酌情放人。」鳳眸一瞪，有種要挖人心肝的狠勁，「記住，不該你妄想的，這輩子都休要動一點念頭，否則……」他笑而不語，卻比說什麼都駭人。

侍衛打了個寒顫，忙過去拿人。

謝子鳴瞳孔放到最大，下裳隱隱漫出水漬，他想吼，嘴被堵住；想掙扎，方才的打鬥已耗盡他全部力氣，如今只能如砧板上瀕死的魚，任人宰割。